

先前的日子总是一晃而过，而疫情期守在家里的人们，似乎从未有过这样慢慢的一天一天地过着日子，每一天都如此清晰，以致有了时间的刻度。

很长时期以来，人们都在抱怨，说现今的日子过得速掠而匆促，所以其实很是粗糙，容不得细细品味，追究起来，囫囵急

急、风风火火的确实去了从容，也便难以细致地去感受、体会生活本身。

现在，吃饭就是吃饭了。之前，要么是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匆匆忙忙地扒上几口，或者路上随便塞点啥；要么是各种聚会，虽满桌菜肴，但吃饭是假，

着意的是聊天和热闹，重点不在品尝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每一天的三餐，都老老实实地坐定，细嚼慢咽。由于尽量避免外出，我家买菜都是在“叮咚”上订的，数量不多，而且只能送到小区门口，要自己戴着口罩去拿，也就觉得不太容易了，加之想到那些染病的患者都是吃不下东西的，于是对能安妥地吃饭感到格外珍惜。

我外婆在世的时候，天天在家里扫地、揩灰，我们也跟着她每天都把地

板拖得白净锃亮。可我记不得我已多少年几乎没有再摸过扫帚和拖把了。当然，家人是要一周做两次清洁的，但也不会天天扫地、擦灰。其实，就连过年的习俗里，大年三十

拍，由于我不上心，没多少时间就枯掉了，那个小花盆便长期地空着。这回，我用了心，往盆里插了一支绿萝，非常守时地每隔两天就浇一点水，居然成活了，叶子碧绿生青，而且盆里还冒出了三棵小草。

有一天，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一个《古典音乐最著名的100个旋律排名》，我听了一遍，发现自己熟悉的只有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、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一弦乐四重奏》、德彪西的钢琴曲《月光》等二三十个，于是，便决定要一部部作品都完整地聆听一次。这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先要把每一部作品的名称弄清楚，然后再在网上找一部一部地去寻找、下载。我现在才开了一个头，后面还将需要花上许多个时日，想想都很美好，每个欣赏的日子都是怎样的精致而充沛。

这些年，都会有朋友送我印制得特别精美的各种日历，但常常一年都结束了，我也没翻过几页，可见这日子过得匆匆又潦草。如今，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是先将日历翻到新的一年。因为我特别喜欢今年的三本日历，所以，我早中晚各读一页上面的文字。比如，农历二月初二，早上我读《汉译名著日历》，是尼采《论道德的谱系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对于自身，我们并非‘认识者’”，深刻而警策；中午我读《日知录》，是春秋时写在玉片上的《温县盟书》：绝不“与贼为徒”；晚上我读《遗都古韵》，是说老北京“剃头的”：“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，

手执‘唤头’，串走胡同，每到大街，将担放地，等来往之人刮脸、打辫子、剃头，方便之至。”往昔余音，一天一天的日子就是这样窸窣窸窣、真真切切地过来的。

几十年前路过南京，进饭店吃饭，南京鸭子有名，我就要了一盘鸭子。邻座见我一个人吃一盘鸭子，吃不了的，又看我是外地人，就到我桌子旁说，吃不掉的是否可以给他带走。我说毫无问题，同时请他坐过来一起吃。鸭子没吃掉多少，剩下大半只，就让那位同志带回家去，很好，不要糟蹋食物啊。那同志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却是无所谓。

田鸡在池塘边捉田鸡，田鸡刚到手，就让它给溜掉了，可最后我还是捉到一只。我说你别怕，我只是跟你逗着玩，说着我就放了它。它一下子钻进烂泥不见了，好像说：你是逗我玩，我可是性命攸关，要命的事啊！照规定田鸡除害虫，是益虫，不可以捉的。这我知道，我的确只是逗着它玩。不过想想过去田鸡这个菜太好吃了，后来不许吃田鸡，好在在国外（似是古巴）来了牛蛙，同样好吃。忽然想起广东戏唱词有“田鸡啷个扣”一句，田鸡扣的确好吃，爽脆。小时候在广州，总爱吃西园酒家的田鸡，更爱吃田鸡啷个扣。当然，西园酒家我最爱吃的还有罗汉斋。

去俄罗斯旅行，最怕的是遭遇堵车。这次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去金环三镇，还真的碰到了。从早上八时从酒店出发，慢慢悠悠至下午三时许才到首镇弗拉基米尔，两百公里路程走了将近八小时。这种堵车状况我们鲜见，而俄罗斯人都习以为常，慢吞吞蛮好，也不见路上驾驶员心急如焚，只能等待，吃了没有高速公路的苦。

弗拉基米尔镇，历史上曾是俄罗斯的首都，有德米特里教堂、乌斯宾斯基教堂，还有不算雄伟的“金门”，据传当年女沙皇马车经过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。莫斯科郊外的风光同整个俄罗斯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它们的兴盛也是俄罗斯人的奋斗史，只可惜我们为赶时间，行程颠来倒去，只能待明天参观它的尊容了。

在苏兹达里小镇，有俄罗斯木造建筑博物馆、小克里姆林宫以及众多古迹和自然风光。跨过古色古香的木牌楼，好大院子，树从下几个世纪以前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一一呈现。进入屋内，全木制房屋，窗外几株高大白桦树，金灿灿的叶子迎风摇曳，随风飘落，完完全全俄罗斯式典型景致。太美了，与马路对面坡上小克里姆林宫遥相呼应。

小克里姆林宫由来不太清楚，只是其建筑风貌绝对迷人。走近一看，建筑呈宫殿式，只是外墙颜色蓝白相间，金顶辉煌，十分精致，我倒着迷于远看，似乎更加神秘，尤其是傍晚时分，夕阳侧照妩媚动人，脚踩金黄落叶，闲庭信步，心情坦然，这不就是在莫斯科郊外享受着自然恩赐吗？

“没有正义之人就不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圣徒就没有城镇。”这句话说的就是谢尔盖耶夫小镇，小镇以谢尔盖耶夫名字命名，是东正教的起源地。谢尔盖耶夫曾经是一位苦修者，在俄罗斯宗教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，进入圣三一修道院，棋廊两侧便是介绍谢尔盖耶夫生平事迹的壁画，读后甚为感佩。圣三一修道院是俄罗斯驰名世界的宗教圣地，也是俄罗斯最高的修道院，它是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中心。

金环三镇，把莫斯科装扮得分外艳丽，重要的是自然人文的精彩，俄罗斯对鲜花的至爱做到了极致。俄罗斯，尤其是莫斯科，只有花店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，所有大街小巷中手捧鲜花的人比比皆是，可见人们对爱的理解和认知。

一天一天的日子

简平

也是要在家里进行大扫除的，一家人扫地的扫地，揩灰的揩灰，大人擦窗子，小孩递抹布，亦是其乐融融。现在，我重新操起了这份家务活，每天都扫一次地，拖一次地板，擦一次灰，觉得每天的日

子变得可以触摸起来。我不会将花弄草，养一盆枯一盆，其实，原因不在于会不会，而是没有心思。我之

所以养不好，就是因为心思散漫，想起来了浇浇水，想不起来，十天半月都不浇，而且要么不浇，要么就是兜头暴雨，因而那些花草在我这儿不是遭旱灾就是遇洪涝。但我现在不再漫不经心了，知道天天都要去关心一下，看一看花盆里泥土的干湿情况，然后再来浇水。先前，书房里养了一株很小但十分优雅的绿叶植物，叶片长得像乒乓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拍，由于我不上心，没多少时间就枯掉了，那个小花盆便长期地空着。这回，我用了心，往盆里插了一支绿萝，非常守时地每隔两天就浇一点水，居然成活了，叶子碧绿生青，而且盆里还冒出了三棵小草。

有一天，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一个《古典音乐最著名的100个旋律排名》，我听了一遍，发现自己熟悉的只有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、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一弦乐四重奏》、德彪西的钢琴曲《月光》等二三十个，于是，便决定要一部部作品都完整地聆听一次。这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先要把每一部作品的名称弄清楚，然后再在网上找一部一部地去寻找、下载。我现在才开了一个头，后面还将需要花上许多个时日，想想都很美好，每个欣赏的日子都是怎样的精致而充沛。

这些年，都会有朋友送我印制得特别精美的各种日历，但常常一年都结束了，我也没翻过几页，可见这日子过得匆匆又潦草。如今，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是先将日历翻到新的一年。因为我特别喜欢今年的三本日历，所以，我早中晚各读一页上面的文字。比如，农历二月初二，早上我读《汉译名著日历》，是尼采《论道德的谱系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对于自身，我们并非‘认识者’”，深刻而警策；中午我读《日知录》，是春秋时写在玉片上的《温县盟书》：绝不“与贼为徒”；晚上我读《遗都古韵》，是说老北京“剃头的”：“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，

手执‘唤头’，串走胡同，每到大街，将担放地，等来往之人刮脸、打辫子、剃头，方便之至。”往昔余音，一天一天的日子就是这样窸窣窸窣、真真切切地过来的。

几十年前路过南京，进饭店吃饭，南京鸭子有名，我就要了一盘鸭子。邻座见我一个人吃一盘鸭子，吃不了的，又看我是外地人，就到我桌子旁说，吃不掉的是否可以给他带走。我说毫无问题，同时请他坐过来一起吃。鸭子没吃掉多少，剩下大半只，就让那位同志带回家去，很好，不要糟蹋食物啊。那同志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却是无所谓。

田鸡在池塘边捉田鸡，田鸡刚到手，就让它给溜掉了，可最后我还是捉到一只。我说你别怕，我只是跟你逗着玩，说着我就放了它。它一下子钻进烂泥不见了，好像说：你是逗我玩，我可是性命攸关，要命的事啊！照规定田鸡除害虫，是益虫，不可以捉的。这我知道，我的确只是逗着它玩。不过想想过去田鸡这个菜太好吃了，后来不许吃田鸡，好在在国外（似是古巴）来了牛蛙，同样好吃。忽然想起广东戏唱词有“田鸡啷个扣”一句，田鸡扣的确好吃，爽脆。小时候在广州，总爱吃西园酒家的田鸡，更爱吃田鸡啷个扣。当然，西园酒家我最爱吃的还有罗汉斋。

去俄罗斯旅行，最怕的是遭遇堵车。这次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去金环三镇，还真的碰到了。从早上八时从酒店出发，慢慢悠悠至下午三时许才到首镇弗拉基米尔，两百公里路程走了将近八小时。这种堵车状况我们鲜见，而俄罗斯人都习以为常，慢吞吞蛮好，也不见路上驾驶员心急如焚，只能等待，吃了没有高速公路的苦。

弗拉基米尔镇，历史上曾是俄罗斯的首都，有德米特里教堂、乌斯宾斯基教堂，还有不算雄伟的“金门”，据传当年女沙皇马车经过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。莫斯科郊外的风光同整个俄罗斯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它们的兴盛也是俄罗斯人的奋斗史，只可惜我们为赶时间，行程颠来倒去，只能待明天参观它的尊容了。

在苏兹达里小镇，有俄罗斯木造建筑博物馆、小克里姆林宫以及众多古迹和自然风光。跨过古色古香的木牌楼，好大院子，树从下几个世纪以前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一一呈现。进入屋内，全木制房屋，窗外几株高大白桦树，金灿灿的叶子迎风摇曳，随风飘落，完完全全俄罗斯式典型景致。太美了，与马路对面坡上小克里姆林宫遥相呼应。

小克里姆林宫由来不太清楚，只是其建筑风貌绝对迷人。走近一看，建筑呈宫殿式，只是外墙颜色蓝白相间，金顶辉煌，十分精致，我倒着迷于远看，似乎更加神秘，尤其是傍晚时分，夕阳侧照妩媚动人，脚踩金黄落叶，闲庭信步，心情坦然，这不就是在莫斯科郊外享受着自然恩赐吗？

“没有正义之人就不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圣徒就没有城镇。”这句话说的就是谢尔盖耶夫小镇，小镇以谢尔盖耶夫名字命名，是东正教的起源地。谢尔盖耶夫曾经是一位苦修者，在俄罗斯宗教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，进入圣三一修道院，棋廊两侧便是介绍谢尔盖耶夫生平事迹的壁画，读后甚为感佩。圣三一修道院是俄罗斯驰名世界的宗教圣地，也是俄罗斯最高的修道院，它是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中心。

金环三镇，把莫斯科装扮得分外艳丽，重要的是自然人文的精彩，俄罗斯对鲜花的至爱做到了极致。俄罗斯，尤其是莫斯科，只有花店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，所有大街小巷中手捧鲜花的人比比皆是，可见人们对爱的理解和认知。

球

球

球

球

球

七绝四首·乡吟草

陈允吉

杖藜佗父

佗父村头独杖藜，书香暗度浣花溪。星移物换人何去，留得黄鹂隔岸啼。余家乡无锡厚桥，清人浦起龙为本地极具人望之先贤。先生字二田，号三山佗父，康熙十八年生，登雍正八年进士，官至苏州府学教授，其著述《史通通释》《读杜心解》等皆流传今世。村头：指先生故里厚桥镇南安基里村。

临街晓望

临街薄晓望鸿山，轮廓依稀林雾端。恰似画师初试笔，蜿蜒一线露遮颜。自厚桥南行三华里可至鸿山，以相传东汉梁鸿孟光夫妇隐居于此故名。余少时颇好拂晓早起，临街眺望鸿山起伏蜿蜒之轮廓线条，恒觉其美难可言传。

西仓小镇

枕亚题诗著墨痕，西仓传束月黄昏。耗君几许才人泪，造就玉梨哀艳魂。西仓小镇西距厚桥五华里，晚近闻人徐枕亚曾在这里担任小学教员，其间乃与寓居邻室一女士诗柬传情，迨至发生热恋，此事而后成为徐氏创撰《玉梨魂》等小说的重要素材来源。

宛山石塔

睽别宛山五十年，湖光塔影尚悠然。残宵乍梦登高处，指点河梁识故墟。宛山位于无锡羊尖乡南端，滨临宛湖与厚桥乡隔水为邻，山顶有明嘉靖二十六年所造石塔一座，藉势耸然屹立，兼与周边湖光山色相伴，给人以极优美的视觉感受。

识者”，深刻而警策；中午我读《日知录》，是春秋时写在玉片上的《温县盟书》：绝不“与贼为徒”；晚上我读《遗都古韵》，是说老北京“剃头的”：“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，

在南京吃鸭子

任溶溶

给他带走。我说毫无问题，同时请他坐过来一起吃。鸭子没吃掉多少，剩下大半只，就让那位同志带回家去，很好，不要糟蹋食物啊。那同志高兴得不得了，我却是无所谓。

田鸡

在池塘边捉田鸡，田鸡刚到手，就让它给溜掉了，可最后我还是捉到一只。我说你别怕，我只是跟你逗着玩，说着我就放了它。它一下子钻进烂泥不见了，好像说：你是逗我玩，我可是性命攸关，要命的事啊！照规定田鸡除害虫，是益虫，不可以捉的。这我知道，我的确只是逗着它玩。不过想想过去田鸡这个菜太好吃了，后来不许吃田鸡，好在在国外（似是古巴）来了牛蛙，同样好吃。忽然想起广东戏唱词有“田鸡啷个扣”一句，田鸡扣的确好吃，爽脆。小时候在广州，总爱吃西园酒家的田鸡，更爱吃田鸡啷个扣。当然，西园酒家我最爱吃的还有罗汉斋。

疫情升级前，我们在维也纳游荡，一出旅店就能望见触目惊心的黑死病纪念碑。逛完美泉宫的酥宝抱怨：“每天都要走三万步，好希望哪天一步也不离开房间。”一语成讖。回到上海后，所有人的状态就倏地统一成居家，“隔离等待”。

这无先例的漫长假期，就这样养我们遭遇了宅。宅，不可怕，但韬光养晦、闲暇文艺的宅生活，是不包括“带娃”的。这一点，伟大的老舍早就通过《文艺副产品》和《有了小孩以后》告诉了我们：“家庭之累，大半由儿女造成。”“996”算什么？带娃，让居家工作直接成为“007”。

平日乖得像小白兔的娃，足不出户小半个月，也会毛躁得像只猴。一个礼拜网课上下来，坐姿垮得不成样，自动遁入节能模式，每做一项作业就飞奔过来求“抱一下”。

窗台上放满了做科学实验的大小玻璃杯，桌子上摆着排成队列的瓜子仁、橘子瓣。投喂的玩具压根儿经不住消耗：在美景点买的《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》迷你拼图，消磨了两个钟头；年前买的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拼图，用掉了大约一个晚上。并且，此过程不停地在“妈妈，你过

来”“妈妈，我自己来”两个频道中切换。橱柜里的小摆设被挨个儿排摸了一遍，酥宝抽出了卷门神图：秦叔宝、尉迟敬德。贴上也吧？爸爸说：“停！他们不管用，这时候该贴的是霍去病、辛弃疾。”

这时候手机里万马奔腾，我家的岁月静好全在《中国诗词大会》里。节目安排得够聪明，头一个上场的是五岁半神童，一下子攫住了小观众的心。酥宝第一次看诗词大会，惊讶地感受到了来自飞花令的震撼。日本舞鹤市捐赠物资箱上写着：“青山一道同风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。”恰巧今年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出的第一题飞花令就是“青山”，而念出王昌龄这一句诗的，正是本届冠军彭敏。

最观照现实的诗句，还是元稹的《以州宅夸于乐天》：“四面常时对屏障，一家终日在楼台。”马上三月了，李白云：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朋友晒西书法条幅，端正正写的是：“不求三月下扬州，但愿月底能下楼。”我，只求：能开学。

每晚，酥宝上床后都要求读一个故事，且一定要“妈妈亲自讲”。网购订书一再推迟发货，幸好家里还有一套《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》和一套上海译文社的《老鼠侦探社》。不带娃的文艺青年这个时候在读加缪的《鼠疫》和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而我在给酥宝念《爱德华的奇妙之旅》：“几个小时过去了。接着几天过去了。接着几个星期过去了。接着几个月过去了。”谁说等待不教人懂得爱呢？

传染病肆虐时，隔离等待的人的确应该来讲讲故事。名著《十日谈》的背景正是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横行，十名男女宅在乡村别墅避难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，一共讲了十天。薄伽丘写道：“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，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，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，翻过前面的高山，就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；攀援的艰苦将换来加倍的欢乐。”人是为明天而活的，这场超长待机时间的宅家带娃经历定会进入历史。

坚持住，每一家的宝贝！特殊时期，和孩子们一起宅在家里，大家都要学会“闷而不闷”。请看明日专栏。

暂停键下的充电

责编：郭影

“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，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，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”

“孟献子曰：‘富马乘不察于鸡豚，伐冰之家不畜牛羊，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，与其有聚斂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’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蓄善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！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”

引文是曾子讲治国平天下的最后文字，是对德财关系的再次强调，并重申了孔子的义利观。

曾子首先说，生财有个重要原则，即创造财富的人多而消耗财富的人少，生产得快而用掉得慢（或干的人勤奋而用的人节俭），那么财富就经常充足了。这个所谓“大道”，其实不言而喻。中国人似乎本能地知道日子就要这样过，而且就这样过了几千年。相关的思想观念和历史事实有必须肯定的积极一面，但也有些消极内容，并不是普遍、永久适用。

曾子的思考重点始终不在财上，所以他紧接着就说，仁人用财“发身”，使自己奋起，发扬自身价值；不仁的人只要自己发财，聚敛财富，甚至不惜损害身体乃至生命。

曾子的具体指向是以君主为首的治国者，所以他又斩钉截铁地说：治国者喜好仁德，民众却不喜好道义，没有这种事；喜好道义而事业办不完不好，没有这种事；政府仓库的财物实际并不是邦国财物，没有这种事（其意是说君主及官吏仁义，库财就是邦国之财，而非君主私财，也不会有盗财之虞）。

以下，又是曾子一以贯之的议论手法，引用典故说理。孟献子，春秋时期鲁国贤臣，叫仲孙蔑，“献”是死后谥号。其后代孟懿子、孟武伯都是孔子的学生，《论语》有他们“问孝”的记载。

孟献子的话译成现代汉语，大致是：普通大夫之家不应该关注喂鸡养猪的小利；卿大夫之家不应该养牛养羊谋利；拥有封地、重兵的重臣之家不应该畜养搜刮百姓的家臣——与其有搜刮百姓的家臣，宁可有窃取主人财物的家臣。文中，“富马乘”，士初为大夫，始得乘四马之车。“伐冰之家”，卿大夫以上大夫之家才可能冬天伐冰，夏天用冰。“百乘之家”，拥有一百辆兵车的个别重臣之家，包括较小的诸侯王。

曾子就此议论：孟献子说的意思表明，邦国不以财富为利益追求，要以道义为利益追求。掌控（“长”通“掌”）国家而专心财富经营，一定是出自小人的主意。君主重视他们，他们管理国家，天灾人祸就会一起来到。到那时纵然有善人贤臣，也无可奈何了。这就是邦国不以财富为利益追求，而以道义为利益追求的理由。

曾子一再告诫以君主为首的治国者，道义重于财富。这除了源于孔子的教导之外，也有现实原因。曾子生活的春秋末叶，各邦国早已不讲什么道义，而是在扩张领土，搜刮财富。曾子对现实严厉的批判态度，不过，曾子在道理上也并未否定财富的作用，他说了“有财此有用”；而且他既然说“仁者以财发身”，那么“仁者以财发国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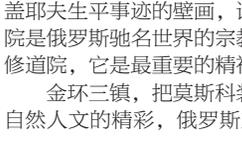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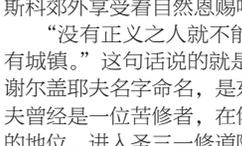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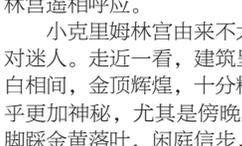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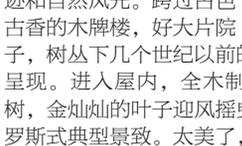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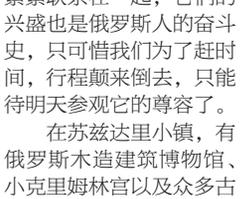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编者附言：“大学浅释”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，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。

掠影

苏剑秋

战疫情 必胜 曹兵



大学浅释

